

受教于陈寅恪“寓论于史”， 经岑仲勉点醒“理多于证”

蔡鸿生先生为人谦和低调。他曾在自述文章中提到：我是岭南土著，原籍澄海，1933年生于汕头市。从小经历社会动荡，缺乏健全的文化基因。1953年考上中山大学，从此才受到历史学的专业教育。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读书、教书，也写书，书生气倒淡了一些，专家型则尚未形成，只能算是一名跨世纪的历史学家而已。

他还特别提到，希望“立足中国，放眼世界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，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”。蔡鸿生先生是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资深教授，曾受教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、岑仲勉等先生。

海事史的“人事本质”： 最后一本论著曾接受羊晚专访

1957年留校任教后，蔡鸿生把自己的学术“自留地”定在“中外关系史”。半个世纪的治学生涯里，他著述甚丰，在中国与西域文明、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等领域，进行过广泛而具体的研究，多有创获，形成了鲜明的治学风格。

他出版的学术代表作有《俄罗斯馆纪事》《尼姑谭》《清初岭南佛门事略》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《学境》《突厥法初探》《商务茶考释》《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》《中外交流史事考述》《仰望陈寅恪》《读史求识录》《广州海事录：从市舶时代到洋船时代》等。

自上世纪50年代起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与蔡鸿生交游甚笃，两人在数十年学路上彼此砥砺。黄先生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他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。虽然他的书出版的并非很多，我认为好的学者出书不用很多，有一两本精品能留下来传世就足够了，老蔡就是这样的学者。”

蔡先生耄耋之年，仍读书撰文，身笔两健，为学界所推崇。2018年，八十高龄的蔡鸿生先生出版新著《广州海事录：从市

舶时代到洋舶时代》，探讨在世界历史格局发展和跨文化贸易的视野下，广州口岸从中古到近代的海事变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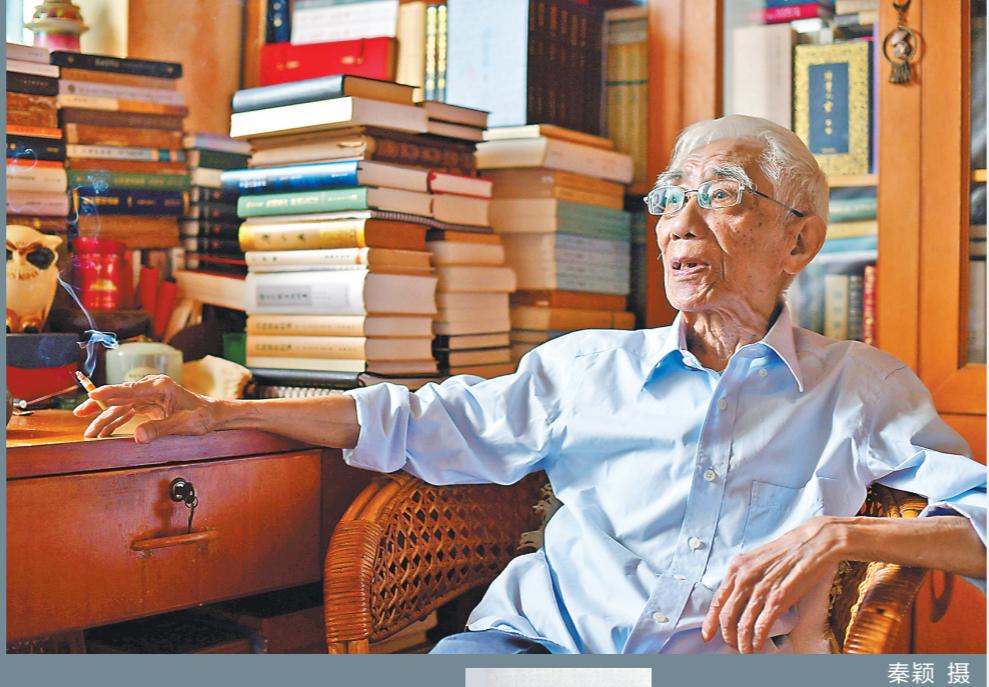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蔡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专著，既有时背景的系统把握，又有落实到人事和细节的考证，发前人未发之覆，显出了海事史的“人事本质”，方法论上也有极高的示范作用。该著作出版后，蔡先生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。对于大众媒体的传播，蔡先生语重心长地指出：

现在一些关于广州往事的流行说法，准确性有些问题，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，修正一些言过其实的观念。一般说起广州，就觉得在汉代就是个大都会、历两千年而不衰，事实上，广州在历史上是有起伏的，有上坡，也有下坡。比较明显的一次是，南宋以后的海外贸易泉州比广州突出，马可·波罗就讲了泉州怎么繁荣，但那时候没有人讲广州怎么繁华。

2019年，《羊城晚报》“羊城沧桑”版面先后刊发蔡先生的署名文章《海幢寺：清代广州的涉外寺院》《市舶宴：宋代广州为外商饯行的酒会》等。

逝者 蔡鸿生：

缘海事而证史 叩寂寞以求音



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

2021年2月15日，历史学家、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先生于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仙逝，享年89岁。

蔡鸿生先生，193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，2006年退休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，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的大学生。

他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。为广东省第五、第六届政协委员，1986年当选中国中外交史学会理事。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、宗教文化、岭南佛教史、广州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研究。



秦颖 摄

洞见：案头书要多，心头书要少

“案头书要多，心头书要少。”作为历史学家，蔡鸿生先生生前在多个场合强调学人、学生要注重“专门史”与“通识”的关系，而他本人的视野不局限于专业领域。

中山大学教授章文钦在《从学士到博士——随蔡鸿生师问学记》中写道：向很多老师请教问题，一般只能在他有研究的领域获得教益；向蔡老师请教他研究领域以外的问题，却都能获得启迪和教益。

一位学人的书架，可以洞见其志趣与眼界。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湘在《康乐园内结书缘——从蔡老师的书房谈起》中记述了蔡鸿生先生的藏书、阅读与治学。她说，作为历史学家，蔡老师对晚近文学家的作品别有青睐。周湘写道，

蔡老师颇欣赏知堂老人周作人的著作。“知堂老人的文笔清淡致远，蔡老师的文笔读来也时时让我有余音绕梁之叹。他们二人虽身处不同的时代，且专注于不同的学问，唯于下笔之推敲琢磨，颇有同工之妙，可见文字珠玑，心力所致。”

蔡先生精通俄语，对俄罗斯文学更是情有独钟。他曾说，看俄罗斯小说，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。周湘解读，其中缘由或与蔡先生求学期间的社会风气有关，也与蔡老师对清代设在北京的俄罗斯史迹这一研究领域有关。阅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，几乎观察那个时代俄罗斯社会的状况，虽未必直接于俄罗斯馆之史迹考订有关，但有助于先生了解俄罗斯的民生与人心，确是无疑。

书店：他每天至少去一趟的地方

每天散步到学校附近的书店看书买书，是蔡先生日常生活的固定节目，以至于中大师生中流行一句话：“蔡老师不是在学而优书店，就是在去学而优书店的路上。”蔡先生离世当天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在朋友圈发文哀悼：“蔡先生把学而优书店当作自家书房，每天至少一趟。哲人其逝，唯留背影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

据学而优书店员工回忆，蔡老师不仅仅是对书、对阅读很入迷，他的温情也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……每逢一

背影：有这样的先生才是理想大学

著名学者季羡林曾在为蔡鸿生著作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撰写的序言中说：“谈到蔡先生的为人，我觉得他诚恳、淳朴，不善言辞，从不夸夸其谈，自己虽然学富五车，却从无矫矜之气，是一位‘恂恂如也’的老实人，是一位内向型的人，而我最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蔡先生生前甚少谈及自己，多解陈寅恪、岑仲勉等先生的学问人品，以表其志趣。2019年8月，蔡鸿生在纪念陈寅恪的文章《志在求真的代宗师》中写道：“和同时代人相比，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并不算多，但有很强的精神魅力。可以说，金明馆的产品，史有诗心（想象力），诗有史笔（判断力），耐人读，耐人想，耐人叩寂寞以求音。”

黄天骥认为，蔡鸿生的离开是

我们国内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。“他的治学接受了老一辈学者的优秀传统做法——把握准确的结论，不会乱说，有些问题写不下去的话，宁愿就不写了。但是他每做一个问题都是认真对待，书并不是很厚，但是所解决的问题非常重要。”

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徐坚于2006年入职中山大学历史系。他在大一本科生的课堂上，曾用一个情景描绘何为理想的大学：“有一位银发长者背着手默默走在葱葱郁郁的校园里……”后来新生们才知道，这一形象的原型就是蔡先生。

蔡鸿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与菁菁校园须臾不离的银发长者，他受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大师生、历史学人的尊敬和怀念。

2021年2月21日/星期日/副刊编辑部主编
责编 吴小攀/美编 郭子君/校对 谢志忠

A7

E-mail:hdzk@ycwb.com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快递中的年味

从春运的数据来看，年味儿似乎因就地过年而不同。往年的年味儿，首先都是从火车站、航站楼、乡间小道拥挤的人群“透”出来的，但今年春运不同了。记者从铁路方面了解到，春运前三天，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分别为308万人次、283万人次和296万人次，仅为去年同期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，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客流同比下降7成以上。

这个数据恰恰说明，多数人都接受了就地过年，防控、倡议和自觉下，减少流动成为共识，春运数据背后是无数人无数家庭作出的贡献，正如张文宏所说，可以“看做是为全中国人民所作的一次次贡献和慈善”。往

年，拥挤的春运人群是火热的年味，让人安心；今年，相对清冷的春运场景，才让人安心。

看看“春运数据大降”之外另外一组数据。虽然人的流动性减少了，但物的流动、数据的流动在激增，呈现出另外一番火热的春运场景。因为无法回家过年，很多人都选择了把年货寄回家，几大快递巨头促销揽客，承诺春节不打烊。“宅经济”持续爆发，带动了室内娱乐相关商品热卖。

年味儿因为就地过年变淡了吗？年俗因为春运寂寞而变得冷清了吗？没有。这，就是新年俗，新年味，新的过年氛围。此心安处是吾乡，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

化巨大的适应性和人情味。

【含英咀华】 黄维樑 香港学者、作家

剪下大诗人的银发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美国诗人坛元老佛洛斯特的作品《雪晚林畔小驻》不但入了美国学童的教材，更成为台湾诗人朗诵、翻译的绝佳选择。1961年佛洛斯特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诵诗，这是首次大典对诗人的礼遇。有人发表文章题为《不朽的P》，认为有三个不朽：一个P是“诗人”，一个P是“总统”，一个P是“诗人和总统两个不腐的力量”。此文作者是余光中，1958年赴爱荷华大学深造，翌年春天，84岁的佛洛斯特到校演讲和座谈。“一个常见于异国诗

集和《时代周刊》的名字，忽然变成了一个血肉之躯”；兴奋之际，自然把这位老诗人听个饱、看个饱、拍照个饱。在《记佛洛斯特》一文中，余光中向诗翁表示仰慕，出示他所翻译的佛氏诗篇，记下佛氏咳唾的珠玉；还忽生奇想，要偷偷剪下几缕银发，以后回到台湾“赠·蓝星”的诗人们各一根”。其想法和当年普天下“猫王”和“披头士”的歌迷无二。余光中的书房，数十年中一直摆着华洋二诗人合影的照片。

中国现代文化深受西方影响，佛氏之于余氏，应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
【横眉冷对】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卡帕的生与死

卡帕完完全松个性完全不同。卡帕是个冲动型的帅哥男子，喜欢出众，喜欢被关注。所以他要冒险，否则生性无从彰显。而列松则不无羞涩，不愿意曝光，不愿意被拍照，躲在某个角落，默然注视，不动声色地按下快门。

所以，卡帕注定要身着士兵服装，全身披挂，奔赴前线，在血火交加的战场紧张地穿梭，紧张地拍照。走近是他的信念。其实，他何止走近，他是要置于其间，感同身受。这让我想起主张干涉对象的克莱茵。但卡帕没有那么多前卫的艺术观念，他也干涉，但他的干涉方式是，尽可能地出现在生死的一瞬间。这时，无人会在乎一个手持镜头闯入的摄影师，然后他才有机会

近距离地获得一张绝对自然的切片。关键是，这切片是带血的。

克莱茵的干涉是一种侵犯。

卡帕一生的工作方式

被《西班牙士兵》所定格。

因为这一定格实在难以想象，所以，直到今天，仍然有人质疑其中的真实性。

摄影让流浪获得了合

法性，摄影也让镜头侵犯成

为可容忍的事实。卡帕的经历还告诉我们，只有摄影，才让生与死广为人知。因为生与死藉此而获得了它的物理形状！

这个不可思议的形状！

卡帕最后还是死在了战场上。1954年，在越南北部，他不幸踩中了一颗地雷。唯独他自己的死没有留下任何形状。

●随手拍

沉迷书中

□ 图文 汤祥龙



车厢里、马路上，到处可见低头划屏的手机一族，但也有例外——春节期间，在无锡一号线地铁内，一位老者在静静地看书。新媒体时代，像这样沉浸于纸阅读的人似乎不多了。

“随手拍”栏目继续向读者征稿：用手机拍摄反映当下时代精神、有当下时代气息的普通人精彩瞬间的照片，来稿请附上100字简短说明。

本栏目投稿邮箱：ycwbwyb@163.com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水仙花开

每年，漳

州的一位朋友会给我寄水仙花。那时，门房师傅、同事瓜分多半，据说他们家都有切水仙花的高手。今年匆匆开完封闭的两会，协社就进入防疫阶段，午餐时一人一个方案，必须报备才可去办公室。待到发现那个装满水仙花的箱子时，它们已经不知在发行部的角落里待了多长时间了。

把水仙花球带回家，一个个轻轻剥去焦褐的外衣，切割，放在盆里，用鹅卵石支撑住，心想，过年时，可能等不及水仙开了。想起以前父亲不知何处带回的水仙花，一般只放满一个瓷盆，小心地铺上润透水的棉花，仿佛是在护理水仙花的伤口，若是在家，便把花盆放到阳光充盈但吹不到冷风的地方。

没想到，有了清水的滋润，阳光的沐浴，飘窗上的水仙花迅速从枯焦状态焕发生机，水盆越换越大，却是与它们离别的开始了。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牛啊牛！

生肖属牛的母亲，偏爱牛魔王，当她讲述《西游记》里的故事时，总把牛魔王使用混铁棍的威武描绘得神乎其技，而那两只弯弯的铁角，也被母亲形容得所向披靡，她说：“它一顶着铁角冲向来者，天撼地摇，连孙悟空都得借助外援哪！”

那时，住在贫瘠的小村，不时与耕牛在泥径相遇。童稚的我，看那一摇一摆慢悠悠地走着的牛，左看右看，都看不出牛魔王那种气冲斗牛的强大气势。在田地里，则是默默耕耘的牛，沉稳而温驯，勤勤勉勉，踏踏实实。

牛，是许多画家属意的题材。其中唐朝韩滉的《五牛图》为传世之宝。相传韩滉在出游时，看到牛儿耕田那充满生活气息的动人图

景，深受感动，经过长时间细致入微的观察后，他终于成功地把五头形态各异的耕牛带到画中。这五头牛，动感十足，形貌、姿态、表情，截然不同，揭示了牛儿斑斓丰富的内心世界。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，韩滉在《五牛图》中所展现的深邃境界，他人难以企及。

牛，也是骚人墨客笔下常见的素材。我偏爱唐朝李涉的《牧童词》：“朝牧牛，牧牛下江曲。夜牧牛，牧牛度村落。荷蓑出林春雨细，芦管卧吹莎草绿。乱插蓬蒿满腰，不怕猛虎欺黄犊。”

我感觉，疫情就如猛虎，在大家依然饱受疫情蹂躏的牛年里，品诗，韵味悠长。“乱插蓬蒿满腰”——嘿嘿，水来土掩、兵来将挡啊，怕个啥呢？

敬祝人人牛年安康！

【如是我闻】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一生可以设计吗？

一个熟人的女儿在美国一所培养同僚的学院毕业，非常优秀，她向我咨询有关女儿未来之路。她说，自己以往的人生走了很多的弯路，希望女儿尽可能地多走直路。她已经为女儿设计好了璀璨、幸福的人生。

如果读林肯传记的话，可能你会觉得他所拥有的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出生。幼年丧母，初恋情人早逝，夫人在第三个儿子死后精神崩溃，中年丧子，最终他自己遇刺身亡。但对于林肯来讲，这些不幸却铸就了他坚忍不拔、不屈不挠的性格。如果一个人一直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及时总结出人生的教训，那么即便是痛苦的经历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。

思考和判断能力。家长常常会对孩子说，某某多么成功！不要拿别人的人生与自己比较，因为我们永远不清楚他人的生究竟怎样！如果读林肯传记的话，可能你会觉得他所拥有的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出生。幼年丧母，初恋情人早逝，夫人在第三个儿子死后精神崩溃，中年丧子，最终他自己遇刺身亡。但对于林肯来讲，这些不幸却铸就了他坚忍不拔、不屈不挠的性格。如果一个人一直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及时总结出人生的教训，那么即便是痛苦的经历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。

竟然爱水仙如此。只是，再过几日，我家这些水仙，碧绿的花茎忽然由紧密挺立变得慵懒，向四周放射时，花虽然仍旧娇嫩，但却与它们离别的开始了。